

翻越大雷山

原杰



大雷山海拔809米，是奉化中部的最高峰，因其清幽、高耸，四季景色迷人，被称为奉化之“庐山”。《光绪奉化县志·山川》记载：“大雷山北为石门山，南为徐马站，连山、剡源分界于此。高一千丈，登其山，可见海二百里外……”石门十景之八《雷峰插云》云：大名独霸大雷峰，未隔蓬山一万重；最是悠然神往处，白云片片记行踪。它在2008年“最受宁波市民喜爱的登山地”评选中榜上有名。前年，中央电视台黄金栏目《走遍中国》也进行介绍。也因此，翻越大雷山成为平时爱好登山的目标。于是，初春一个晴好的双休日，我独自作了一次登山游。

乘车去大雷山，离奉化市区比较近的东南方向，有两条路可走：一条从汽车东站出发，到尚田镇苔雪村时往北拐，经九龙村走盘山公路直接到张家坑——此地已处大雷山的半山腰。另一条则在经尚田苔雪时继续往前开，十几分钟后可到大雷山山脚的杨家堰村，再过方家岙村，而后爬山道而上。如果抄近路乘车上山，人虽然轻松了，可爬山的体会少了，尤其是不能亲密接触深潭、竹海、怪石、奇松等四大景致，看不到大雷山全貌，总有些遗憾。于是我选择后者——到杨家堰村登山。

因为常骑自行车前去探访杨家堰村，所以比较熟悉。去年攀登南山茶场时，我曾把自行车藏在茶花地里，而后爬山道上去。从杨家堰到方家岙，约有三里地，山谷地势平缓。公路右边靠山，山下分布着小片雷竹林，中间为毛竹林。而山的高处，则是已被开垦的花木地和依然葱郁茂密的树林。左边为小溪，由于昨天刚下过雨，水势较大，在溪石间泛着白花，发出哗哗的清亮声音。

过方家岙后，再经一段沿溪石阶，路折向北面，于是弃涧入山。大雷山以竹闻名，这段路也基本上在毛竹林中延伸。《走遍中国》栏目介绍的，正是这里如海的竹林以及村民在竹梢上行走的绝技……石阶铺就的山路还比较宽，可由于坡度较陡且连续上坡，因而有些费力。进得前面石凉亭小憩，四周风吹竹林，声如海涛，心情十分舒畅，疲劳也顿去大半，真是翠竹似海可怡情！路下树林深处，看不见溪，却空谷闻溪响，别有风味。这里应该便是胜景勺水潭所在——它位于张家坑村前的深谷中，分上中下三潭，其中中间一潭最大，水面似一把勺子，故名。

重新上路不久，便看到了公路，也看到张家坑村牌坊。这里海拔该有500米，只是四周依然是竹海，一片翠绿。因处山坑，四周皆为崇山峻岭，而最早定居的又是张姓，张家坑便成了村名。

20年前我第一次到此地，是从东面盘山公路骑（更多的时候是推）自行车上来的。那时村子保存完好，一大片农村常见的两层老屋，墙是砖砌的、石垒的，更多的则为黄泥夯成，虽历经数百年风霜雨雪，表面也已凹凸不平，但依然牢固，很少倒塌。加上那时还少有人下山搬到镇上或市里去

的，村里人气兴旺，为此印象特佳。前些年，包括这一次，感觉便有些异样了：坐在村角房前晒太阳的多是老人，而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房子已经倒塌，或者开始倒塌，村容已不再齐整。

有一条窄窄的村道向西蜿蜒，从破旧倒塌的村屋中穿过。刚才已打听到，翻越大雷山有一新一旧两条山路。新路在村西小庙后，为新垒成的石阶路，登几百级石阶后，便来到接近山顶的那条机耕路；老路则一直向前，过高湖畈大片的梯田，绕过山岗，大约行三四里路后，再从西边的梯田上去——我还是选择走老路，因为可以见证生活与历史。一路上，只见梯田里种的多是花木，是蓝莓、桑葚等水果，是雷竹等经济作物，在最西边的梯田上还有一片水稻田，大约几百亩的样子。

由于少了茂密的树林，大雷山的另一景——奇岩怪石便突显出来：如“千马落槽岩”，岩石错落有序，或仰首或低头，真可谓群马食槽！“纱帽岩”恰如一顶硕大的乌纱帽，“酒壶岩”则像醉仙们用的一把大酒壶，最有趣的要数“脚踏岩”：整块的巨岩上，中间顶着一块圆桌大小活动的岩石，如果人在岩石上用力踩踏，便会发出声音。“脚踏岩”脚下还有两块大岩石，酷似乌龟，故名“双龟听乐”……

过了怪石阵，没多久来到我上次便到过的黄泥碎石机耕路。那是绕山顶一圈的环道，可驶装运花木的大卡车。于是熟门熟路在东南角找着了一直往山顶延伸的羊肠小道，开始登顶。由于土质薄，山顶路边爬满茅草和齐腰高的柴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保住了原貌，否则早被开发成花木地了。

四周出奇的静谧，只听得自己“沙沙沙”的脚步声。大约20分钟后，翻过一片松林，便登上峰顶。我一看手机，正好中午12时。峰顶是一块几十平方米大的泥质茅草地，没有树，上面竖有国家测量标志的三角形铁塔，与我见过的其他山峰差不多。站在这里，感到视野开阔，一览众山小，可远眺百里外，奉化山水风光尽收眼底，象山港上的渔船也隐约可见……如果说，远视风景不觉使人心旷神怡，那么近视感观，更给人一种震撼：一个我爬过宁波无数山峰后从未看到的绝妙镜头，一个只有在甘肃、西藏等高原大山才看得到的罕见镜头，一个体现出壮美、和美与大美的镜头：正是初春，山顶的草木还没有返青，而边上矗立着的松树、杉树等，由于山顶风大、气温低，树虽苍老斑驳却不大，其中不少树梢已枯干，甚至有整株树已死，可依然悲壮地高举枯枝如双手，坚持不倒——奇松！同时，作为背景的天空又特别的湛蓝（昨天刚下过雨，今天放晴），与树木既形成了强烈对比，又那么和谐统一、动人心魄！

由于还要到山下袁家岙村赶末班公交车，所以只得依依不舍告别美景，匆匆从北坡原始林木地下，过天鹅湖，走新安庙村古道去马龙坑、戴家村。这一路或林木葱茏、或竹影婆娑、或鸟语花香，更有山泉相伴，着实不错！

栀子花开乌鹑山

蒋静波

栀子花开了。先生说，要看栀子花，到北山去吧，这个时节，漫山遍野开满了栀子花。

北山就在我家附近，但我从未去过。因着栀子花的诱惑，一早随他上山了。从位于中塔路的家门口出发，行百余步，在往安康医院方向的那条道上，半路左拐，过变电所门口，便到了北山的一处入口。

北山大名乌鹑山，海拔211米，从奉化市锦屏山以北一直绵延至西圃番薯厂。当地人习惯将南边靠近老城区的锦屏山称作南山（前山），将乌鹑山称为北山（后山）。据旧志载，乌鹑山又名乌鹑拍地。以乌鹑名山，总有出处，但旧志并无提及。问询当地人，许多人只知此山叫南山或前山。也许因此山实在普通，也无名人遗踪，它的前生早已湮没在岁月的烟尘中。

走在平缓狭小的山道上，鲜有游人，偶有几个下山的，相遇招呼着，都是左邻右舍。原以为未经开发的野山，山道该是杂草乱，谁知竟如此洁净，少有树叶覆道，更无垃圾遗地。先生说近几年这里已成了当地居民的健身处，常有人义务清扫。

乌鹑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，山泥、岩石宛若红霞，尤其是一方方巨岩，遍及各处，或悬崖峭壁，高不可及；或伏身当道，甘于铺路；或遥遥相对，神秘莫测；或伫于路旁，脉脉无语。那些巨岩像牛背、像鲤鱼、像蘑菇、像狮虎，千姿百态，各呈缤纷。每隔一段距离，可见岩石上的红漆标记：“200（米）”、“500（米）”、“1000（米）”……

走过不长的红泥路，一块上百米长向高处倾斜的岩石出现在前方。有人在岩石上均匀地刻了一个个长凹形，正容下双脚，岩石便成了石阶。山道一侧，有一块有心人在岩石上开辟的山地，种着时令蔬菜。据说泥土是从附近挑来的，倒也有愚公精神。

走完岩石路，来到第一个岭上。岭上是开阔的红岩平台，眼前是一座座如黛的峰峦，起伏交错，西南与日岭相望，东南与锦屏山相依，东北是奉城一幢幢整齐的红白相间的楼房，两旁的两条叉路直通北街和外应。将眼光收回之际，我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——呵，四周盛开着洁白的栀子花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如数不清的星星。红岩、青苔、绿树衬着浅浅淡淡的栀子花，各种颜色相得益彰。我出神地望着。先生发出了催促声。一惊，好像才刚刚明白：我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，不如那些山花，可以在此永久地生长、开花。

在第二个岭上，遇一中年男子，背着帆布包，在灌木丛中采摘着红色的嫩叶。一问，才知那灌木叫南烛叶（乌饭树）。那男子说，回家后取嫩叶汁水用糯米煮成乌米饭吃，既滋补又清香。我不禁也俯身摘起嫩叶来，准备回家如法炮制。

当我向第三个岭前行时，邂逅山道边一棵很大的杨梅树。抬头，见岭上飘扬着一面红旗，像是向我招手。我不禁飞跑起来，一口气冲上顶峰。岩石上“1888（米）”的路标十分夺目。顶峰宽敞的平地上，布置着十几种锻炼器材：双杠、单杠、爬杆，高中低应有尽有。先生在双杠上锻炼起来，我也好奇地开始爬杆、扭腰。

山风习习地吹着，山林发出“哗哗”愉悦的应和声，就像我平淡无奇的生活中，因着这开满栀子花的乌鹑山，生发出不大不小的喜悦。



本版摄影

梁溪

总第5667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2014



永均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29

汽车开进巴格达，街上几乎没什么人，商店门可罗雀。我们先去拉希德饭店，饭店的一侧已经被炸出一个大洞，院子里也有好几个弹坑，整个酒店人烟萧条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工作人员，他匆匆忙忙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酒店现在已经不接待客人了。”

我在酒店附近胡乱转悠，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认识阿布的人，赶紧请他帮忙联系。等了好一阵子，阿布终于来了。一看到我，这位老朋友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，但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隐隐的焦虑。

阿布语速很快地说：“我家那边已经乱了，忙得要命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赶紧过来看一下，但是我没办法陪你太久，你有什么事赶紧说，我马上给你想办法。”

我连忙说：“很简单，帮我们找个住处吧！”

告别阿布之后，我们找了一辆车，直奔新闻中心。那个曾经牛气冲天的新闻中心，如今基本名存实亡，穆赫辛不见了，只剩几个工作人员在勉强维持。但还

有些外国记者和阿拉伯记者留在那里工作，有很多都是原来很熟的朋友。他们脸上都写着“紧张”两个字，见了我说：“啊，你回来了！”然后马上又说，“对不起，我要走了！”

此时的巴格达，对于记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，遍地都是新闻，到处都是第一手材料，然而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，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。

我们上了楼顶，接通海事卫星电话。站在曾经工作与战斗的地方，在漫天飞舞的尘沙中，我拨通了北京同事张郁的电话，虽然眼前的能见度还不到100米，我却仿佛已看到了一片宏辽阔远的新闻图景。

电话接通之后，我以很快的语速说：“张郁，你什么都别说，听我说。我回到巴格达了，你别问怎么回事，我和杨小勇、冀惠彦三个人，现在就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楼顶上，设备完好，人也没问题。你赶紧叫上白岩松，一起去李挺主任。你们就跟他说，水均益他们通过特殊办法，又回到伊拉克了，随时随地可以做报道，很安全，非常安全，快去！”

张郁是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，在新华社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块在埃及做战友，他年龄比我大，讲话很有逻辑和说服力，我非常信赖他。我让他找白岩松，是因为我觉得，只在这件事上，白岩松肯定理解我。我们都是

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兼主持人，之前又有那么长时间的合作，特别是《直通巴格达》的连线，没人比他更了解我的心情和愿望。他肯定会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语言优势，去想办法帮我说服领导。这种托付和信任，在我看来，是记者和兄弟之间的心有灵犀。

后来的事情，白岩松和张郁都跟我说过。他们听了我的话，立刻冲去找李挺主任。李挺主任当时正在审片子，让他们在办公室等一会。等李挺主任一进入办公室，他们俩立刻就说，水均益他们回巴格达了！

李挺主任一下子就惊呆了，半天没说话，然后狠狠地抽了几口手里的烟，深深地吸进去，在办公室里来回转了几圈，大声说：“牛！牛！牛！精英啊！精英！”

白岩松说：“主任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记者现在回去了，应该先开个窗口，让观众看到他们的报道吧！”

李挺主任当机立断地把烟头摁灭了，利索地说：“你们等一下，我去找赵台（赵化勇台长）。”

过了一会，李挺主任回来了，脸上也是掩不住的兴奋，他说：“赵台说了，既然已经回去了，那就赶紧先直播报道，一会儿就小白连线报道。你们跟小水他们说，注意安全，台里的意思是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工作一段时间他们还得撤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